假装在西贡

不论你步入生活
还是尚未起步

请做我做不到的女人

Journey
to Absence

王梆 著
Wang Ba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Journey to Absence

假装在西贡

Wang Bang

王棓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假装在西贡/王梆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2
ISBN 978-7-02-017237-5

Ⅰ.①假… Ⅱ.①王… Ⅲ.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2）第113220号

责任编辑 郭 婷
责任校对 孟天阳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
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9千字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8.375 插页2
版 次 2022年8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2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7237-5
定 价 5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目录

天青 001

伦敦邂逅故事 043

钩蛇与鹿 069

假装在西贡 102

女巫和猫 146

伤心小集 168

异乡人五则 177

谁偷了罗马尼亚人的钱包 189

鲨齿蟹 221

巨岛海怪 234

天　青

一

回南天没过完，天气就燥热起来。他脱下外套，卷起裤腿，赤脚坐在青石板上，等待阳光的偏移捎来树荫。正午的池塘像一面银镜，水下仿佛涂着一层生铁色的薄漆。不见水草，伸手进去也不见五指，只有水波捣皱的倒影，一旦停止挑拨，水波便被几近静止的气流烫平。倒影里的一小块天空，在高楼里圈成一只倒悬的天井。白云粘着烈阳的金粉，化成羔羊，在陡峭的天井边缘缓缓而行。

整个大院，除了这个池塘，一切都是新的。幼儿园时代的大板房区早已被推倒重建。篮球场、大院食堂和苏式办公楼也荡然无存。几栋残存的老干部红砖楼上画着大大的“拆”字，里面暂住着消防人员、保安和清洁工。四栋大厦围成“井”状，盘踞在大院中心。楼壁之间一年四季的穿堂风，刀片般地刮着每一个试图从中穿过的人。

唯有这方被绿树环绕的池塘，仍时不时地向他投递着一段逝去的时光。小时候他经常在里面游泳。不只是他，还有大院

里一群整天无所事事、互捅娄子的屁孩。那时的水面没有高楼，只有婆娑的树影。池塘边上浓密的亚热带植被，环绕着一棵百年老榕。须一样的气根，形成薄厚有致的白色幕帘，一层层穿过去，皮肤里呼出的热气便被逐层吸走，体温降至舒适的三十七摄氏度，有时比水清凉，有时又比水温暖。那时候的池水是透明的，雨也不太酸，他经常潜游在满池的雨珠底下，寻找一种叫鳑鲏的小鱼，它们的眼睛是红色的，鸡血石红，红得像每年春节，拍照时忘了去红眼的全家福。

阳光纹丝不动，他索性脱掉衣服，穿着裤衩跳进了水里。池水似乎比从前更深，四周如此黑暗，哪有鳑鲏？只有手背划开水纹时的微寒。他闭上眼睛，任由黑暗承载着水的重量，一寸寸地落在脊背上。恍如一尾盲鱼，在窄小的宇宙里慢慢展平双鳍。

水底深处却突然传来一段变调的吉他声，像蝌蚪写的五线谱，向下一抖，蝌蚪们便一只只跌入水中。

难道成了盲鱼以后，听觉就会打开平日掩蔽的暗门？迷糊之中，他睁开了双眼。吉他声消失了，肚皮下冒出一片斑驳的微光，像细碎的玻璃碴子，又像刮落的鱼鳞，而他这个当年华强中学的游泳冠军，竟然无论怎么努力，也无法到达那片微光。在一个阴暗滑腻的拐弯处，它突然不情愿地现出了原形。那不是微光，而是两条向前游弋的、雪白修长的人腿。

他不由自主地翻了一个筋斗，用尽全力将自己顶出水面，

惊恐中吞下一口铁青色的污水，它那含着各种腐殖和鱼尸的腥臭，几乎将他抛入另一个绝境。他伸长双臂，仓皇失措地朝岸上游去，即将攀上池边的某块青石时，那消逝的吉他声，又从水底追了上来。

二

他撑开眼皮，从客厅里的竹榻上爬了起来，四肢无比沉重，像刚刚结束了一场一千五百米的自由泳。吉他声渐渐远去，空气重被寂静灌满，父亲仍瘫在摇椅上，淌着口水，打着不均匀的呼噜。船形的红木摇脚，上下沉浮，幅度之微，像慢了五六拍的钟摆。他拖着水淋淋的四肢，撞开了厨房的门，想喝碗冰糖莲子，才恍然记起，两周前母亲突发心梗，已经去世了。墙上挂着她最喜欢的一条围裙，上面印满了粉红色的雏菊。砧板旁摆着一只搪瓷脸盆，里面躺着一条奄奄待斩的红眼鲫鱼，正午的烈阳透过清水，灼烧着它的鳞片，泛起一片隐蔽的火焰。

自从大半年前，决定回家照顾癌症晚期加痴呆的父亲，拖着单薄的行李箱走入阔别多年的大院，他就不断地被各种怪梦缠绕。有的梦，真实得像失手的剃须刀，醒来一抹腮帮，指尖便是一缕鲜血。他当然有些不适，却还不至于惊恐，而这个关于池塘的梦，却令他毛骨悚然。那吉他声对他来说，似乎并不陌生，只是遗落在记忆的泥潭里太久，被各种积年的噪音挤压

得变了形，倘若往深里细挖，应该也能找出几个小节来，但大多数时候，他都太疲倦了。倒不是说照顾父亲有多吃力，让人疲倦的不是体力的消耗，而是消耗它的方式。比如重复：跟在父亲和他的老年助行器后面，在客厅里绕圈；把父亲扶进轮椅，一路摇摇晃晃，穿过陌生人黏糊的身体，到广场上散步；临睡前洗漱，将耷拉在父亲脚背上的条纹睡裤拉上去，拴牢系好……如此重复，对话当然也是重复的。

“佳昀！有人在按门铃！”客厅里传来父亲沙哑的嘶喊。

自打回家第一天，父亲就把他当成了佳昀。佳昀是他的大哥，读完博士后，便留在了美国，兄弟俩已经很多年没见面了。

“没人，你听错了。”

“我怎会听错？！”父亲瞪圆双眼。

他不耐烦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拾起沙发上的毛巾被，盖住了父亲那宽扁枯陋的肚皮。他猛然想起，杂物间应该还有一些他中学时代的东西，记得母亲曾分门别类地将它们装在纸箱里，倘若没记错的话，那首吉他曲的谱子，他是有抄过的。

他拉开杂物间的灯，在三角形的阴影里，找到了一把红棉古典吉他。父亲曾试图砸毁它，幸好被一地的被褥和衣物挡住了，只砸伤了一点面板。多年没碰的琴弦，松弛得像失去了弹性的皮筋。手抄的乐谱不是没有，像《魔笛》和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之类，唯独没有那首曲子。此外，便是他的旧卫衣、泳裤、变形金刚和羽毛球拍了。

他失望地闩上橱柜，那吉他声又冒了出来，仿佛被一个强迫症患者上了发条，还加快了速度，整夜在他的头脑中回响。

第二天一早，父亲又扯着嗓门大叫："佳昀！有人在按门铃！"这一次，他确实也听到了，只是为了不让父亲占上风，他故意放慢脚步，拖延了许久才去开门。门口站着一个回南天仍穿着卡其制服的少年，戴着一顶蓝色棒球帽，面孔灰蒙蒙地压在帽檐底下，看不清眼神，动作却相当熟练，递上包裹和一支圆珠笔，撕下签名页，旋即脱身，丢下他，一脸疑惑地盯着包裹上的陌生字体。

他没什么亲密的朋友，也从不网购，没人会给他寄东西，就算有人想给他寄，也不可能从他手里弄到他家地址。这一带，单行政区就改了好几次，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来。

他戴上眼镜，对着粗笨的字形仔细辨认起来。收件人是他，确实没错。落款与其说是字，不如说是"符"，一个全然看不出形状和意义的"符"。寄件人地址一栏，潦草地填着"潘塘横街小石巷2（也可能是7）号"几个字。潘塘在郊区，据说靠近一个日处理规模一点二万吨的垃圾焚烧场，印象中他从未到过那里。

剪开包裹纸，一只红色的旧月饼盒闪了出来，盒面上是篆体的"花好月圆"，边缘锈迹斑斑。

"佳昀，下面的人给我寄的月饼到啦？"父亲歪着脑袋，伸出微颤的手。

“哪有什么月饼！端午都还没到。”他苦笑。

父亲退休前，确实有不少人给他送月饼，有时候还附带王八、山猪或野鸡什么的。父亲私下里叫他们“下面的人”，即当年和他一起修过水电站，后来却怎么也调不进城里的人。

“月饼到了，月饼到了！”父亲强坐起来。

他忍住厌烦，赌气似的，当着父亲的面打开了它。里面是一本迷你五线谱，八开大，纸页有些黄了。琴谱旁摆着一台二波段调频半导体收音机，电池盒已经发绿了。一条米色小花丝巾，折成方形，垫在盒底，展平，一股铁锈味。此外，再无一字一句。

“什么破玩意儿？我的月饼哪？！”父亲恼羞成怒，充满药味的酸馊液体又淌了一嘴。

他没理会父亲的纠缠，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琴谱。它是铅笔写的，有的部分已经氧化了。从头到尾似乎只有一首曲子，却没注曲名。每只音符都齐整标致，圆圆滚滚，乍看像一只只工笔蝌蚪。他按捺住内心的惊恐，用迟钝的手指读着它们。他读得非常吃力，像一个间歇性失明者，读着一本盲人日记。

三

晚饭时分，妹妹佳瑶和妹夫带着儿子冬冬来了。他貌合神离地应付着这一家人，没人察觉到他的不安。妹夫挤压着肥胖

的肚腩，匍匐在厨房的瓷砖上，恨不得将右臂砍下来直接扔到橱柜底下，好让它够着那条誓死不从的红眼鲫鱼。

“妈的刚才那一刀不够狠，竟然让它给跑掉了！”妹夫对着妹妹气喘吁吁地说，“佳瑶，给我拿拖把过来！”

佳瑶转身去取拖把，瘦小的身影闪入昏暗，又从昏暗里飘出来，身后拖着一条比她细不了多少的木柄，鼻翼旁划开两道无可奈何的法令纹，看上去像极了昔日的母亲。

佳瑶其实有过属于她自己的容貌，说不上漂亮，却也相当独特。他记得她小时候总是生病，一场高烧退去之后，她那本来就暗淡的瞳孔再次缩小，瞳仁陷入攒动的黑暗，像极了没镶眼珠的乙烯娃娃。

佳瑶三岁时，父亲刚从某个县郊水电站调进省城，级别只够两房一厅。大哥佳昀、他和佳瑶，三兄妹同挤一个房间。三只单人小床，分别占据着房间的三个角落，爸妈必须穿过三张床之间的过道，才能抵达他们的卧室。为了让佳瑶安静养病，父亲对他和佳昀的规训是“肃静”，但父亲自己却很少肃静，经常踢着拖鞋摔门进来，大喊大叫，牢骚满腹，为母亲扔掉一袋过期奶粉而生气，或为骤然开放的社会风气而不齿。

不像佳昀，闭上眼睛就能睡着，他总是在父母进入他们自己的卧房之后，才能勉强入睡。那栋形状简陋的大板楼，外墙草草刷了一层白灰，上面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爬山虎，一根锈迹斑斑的水管从顶楼通向地面，被爬山虎的多足缠绕着，每到清

晨，便会像日本动画片里的怪物一样，发出古怪的吞咽声，伴随着佳瑶那不均匀的鼻息。他总觉得佳瑶的鼻息是假的，不过是为了躲避早起的父亲的盘查，让病体成为盾牌，将闹世隔绝在外。他也想装病，却总是装得像贼窝里的生手，父亲还没逼他把舌苔伸出来，脑门上就析出小汗。

他的紧张在大院里是出了名的。别的小孩能轻松对付的事儿，到他面前，都会被他的紧张搅得稀巴烂。一考试就提笔忘字，橡皮擦啃成狗齿；走路时不敢抬头，非得踢着碎石块走，遇到水洼也不绕道；过马路就更焦躁不安，车流少时不敢迈步，等久了又不耐烦，还经常估算错误，给人送上撞车的幻觉。

父亲对他这副不成大器的德行非常不满，吃饭时千叮万嘱小心别打烂碗，挤牙膏从下往上，临睡前必小便两次才准上床……即便如此，也不见任何成效。

父亲有一把光绪年间的铜戒尺，据说是“传家之宝”。长约七寸，细长浑圆的一端，便于把握；粗扁宽平的一端，和三岁孩童的手掌一般大小，便于拍打。他经常挨打——玩拍纸片，学大院的其他小孩爬施工脚架，偷小卖部的零食换组装变形金刚……无一幸免。从小挨到大，直到有一天他的手掌完全盖过了它，便索性破罐破摔，义无反顾地叛逆起来。表面上看，倒是少了几分幼时的紧张兮兮，心理防线却越筑越高，裤袋里时刻揣着一把自制的弹弓。

天青的窗口在三楼，与他那二楼的小窗，相隔一个天井。

不像那些百分百的大院子弟，天青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就已经长得差不多成形了，高挑的个子，瘦削的肩膀，一头及腰长发，服帖地垂在微鞠的脊背上。下嘴唇显得比上嘴唇薄，总有那么一小截，像一个难言的秘密，被门牙轻轻咬进去似的。夏天，她总是穿棉布裙子，偏大一码的粽子凉鞋里，躺着一双纤白的长脚；秋天，她穿驼色套头针织毛衣，洗过几次的毛衣缩水变紧，隐约能看见两道文胸箍。

那时候大院里的女生们已经在追港台剧了。她们都不太待见她，大概是因为她土，或是看起来土。据说她家在搬来之前，一直窝在某个边陲小镇里。

他的父母也不喜欢她，嫌她嘴不甜，没有大家闺秀应有的“乖巧”。母亲说：“那女孩清高得很，有其父必有其女。”——似乎也确实如此，那位“其父”，瘦高个子，神情漠然，从不主动搭话，也不串门。父亲爱喝酒，下面的人又经常送上野鸡、王八，叫过那人两次，都没露脸。父亲很不高兴，暗吐口水，名牌大学毕业的又怎样？还不是下面爬上来的人？天青的母亲则相对随和些，被人搭讪，会礼貌性地回敬一个笑脸，新工作据说也算体面，在城西一家棉纺厂做会计。

白天，天青生活在两片并拢的浅绿色碎花窗帘后面，像一只墨绿色的影子。晚自习前，人群散去，她会偶尔走到池塘边，一个人坐在青石板上，仰望着远处的飞蝶。她似乎从不上学，她父亲的解释是她有慢性心脏病，只能在家静养。这让他一度

十分向往。

他读初一的时候，天青已经十五岁了，脸上冒出星星点点的雀斑，手脚也比同龄女生显长显阔，大院里的男生们开始叫她“雀姑”，不时朝她背后扔树枝，趁她在小卖部买冰糖时，在她的头发上贴果丹皮纸。他攥紧裤袋里的弹弓，一次次地，把自己想象成护花使者，却从未出面阻止。他不怕打架，只是心里觉得没有胜算。更多的时候，他缩在一旁，用余光偷偷地瞟着她，他觉得她的雀斑挺美，配上她那乌亮的大眼睛和高高的颧骨，有一种突兀的和谐。她还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吉他，他在她窗下听到的第一首成形的曲子是《雨滴》。她仿佛在用看不见的针线，一颗颗地穿着阴天的水珠。

每天放学以后，他都要躺在天井中央的杂草地上，听她弹上一会儿吉他。曾几何时，这世上几乎没什么能平复他的紧张，除了她那动人的演奏。

“二哥，你怎么啦？脸色这么差……”佳瑶终于觉察到他的变化，递给他一杯椰汁。

“你还记得天青吗？”

“记得，”佳瑶答得有些不太情愿，“怎么啦？”

“昨天刚收到的，里面都是天青的东西。包裹上的字却是另一个人的……”他把月饼盒敞开，递了过去。

“你们这些年一直有联系？”

“没呢，他们一家搬走后，就再没联系过。何况我毕竟很

多年不住这儿了。你呢？有听到过什么吗？”

“我也没听到过什么……二哥，其实你那些事我不怎么记得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！”佳瑶快速地翻了翻里面的东西，便将盒子搁在了一边。

谁不想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”呢？但此刻它却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握着一根鞭子，追逐着他那踉跄的脚步，每追上一步，就在时空里狠狠地鞭打一下……除了面对，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。

夜深人静，他拎出那把残旧的吉他，凭手指的记忆校准了音，照着那本迷你五线谱里的曲子弹了起来。弹了一小会儿，他的手背就全湿了，像是被雨点打过一样。他下意识地抬了抬头，天花板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，细密的水珠，顺着裂缝滴滴答答地落下来，很快就淋湿了他的脸。他告诉自己，不要害怕，必须专注，不要被幻觉打断。

在他的指尖底下，那是一首温暖欢快的曲子，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初春的郊野。可惜中段有几处变调，像一朵花，突然变成森寒的人脸，看起来既诡异又疏离，仿佛美景被凭空加上了一个恶童的涂鸦。尽管如此，它也还算是耐听的，并不像幻觉一味追剿他时，那副汹涌险恶的样子。

弹了几遍之后，他的手指便重新适应了尼龙弦的韧度。

“挺有进步的，弹得比我都要好呢！”一个声音温存地顺着他的耳蜗滑了进去，在他的体内激起一阵久违的、美好的战栗。

一连几天，他都在反复责怪自己，我怎会忘了那个声音，连同这美好的战栗？

四

“律师说，妈妈的遗嘱是和爸爸一起立的，要等爸爸过世后才生效，”佳瑶在电话那头，慢声细语，忐忑不安，“现在爸爸又是这个样子……具体该怎样，等佳昀回来再商量好吗？”

“怎样都可以啊。”他心不在焉，旋即便想放下电话。

“爸爸这两天还好吧？”佳瑶似乎有些不舍。

“还是老样子啊！”他瞥了一眼无精打采的父亲。

“你呢？这周有活接吗？”

“有一单没一单吧！”

“这样可不好，看来还是得有份稳定的工作啊……”佳瑶焦虑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二哥，关于那个包裹……不久前，有个女人在门卫老芩那儿，打听过我们家的住址，还问起了你。”

“女人？”

“嗯，说是挺瘦的，矮个儿，说话有气无力，四十上下的样子……”

放下话筒之后，他便陷入了沉思。黄昏来临前，他发现自己仍毫无头绪地坐在卧室里。这是一间过于空旷的卧室，墙上贴着十年前流行的仿欧墙纸，地上铺着柚木地板。一只红木玻

璃橱柜，摆满了他从童年到大学时代的照片，其中有几张是他和佳昀、佳瑶的合影。佳昀永远是父亲的佳昀。佳瑶是一片独自生活在核桃里的肉脯。夹在中间，那个穿着喇叭裤和“白饭鱼”[①]的，便是他。敏感，格格不入，一触即发。

“教我，我肯定能学好！”十四岁那年，他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了天青的房门。

“你真的想学？”天青的眉角上跳过一道惊喜。

他点点头，不等她答应，便用脚腕挑起椅背，一屁股坐下，喇叭裤管下翘起一只肮兮兮的“白饭鱼”，又从书包里掏出半盒从父亲那里偷来的香烟，想用古惑仔甩火机的动作点上，却紧张得直接把火机甩到了地板上。

“好帅！来，再甩一次！”她扑哧一笑，把火机捡起来，扔回给他。

决定要和天青学吉他时，他还意识不到自己竟然如此迷恋她。她的雀斑，她走音时尴尬的微笑，她那像佳瑶似的、娇气的咳嗽和倦容，她那被亚热带的台风吹向空中的长发……在每一个难以启齿的晨曦，在他那卑劣笨拙的性幻想里，她重复出现，一次又一次，越过他们的身体所能企及的极限。

然而在现实中，他却似乎怎么也触不到她。她的皮肤上仿佛裹着一层电网，当它几乎要触碰到他，哪怕只是他按在弦板

① 白色帆布鞋的俗称，在广东地区传播广泛。